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栢齋集卷四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蔣鳳牲

柏齋集卷三

明 何瑭 撰

序

贈許都事序

南京前府都事靈寳許君廷章故冢宰東厓公第六子也正德甲戌以公廕入國學讀書學成歸侍親時冢宰公已捐館惟太夫人在堂廷章乃築壽萱堂以奉甘旨

復築柳溪書院因以自號承歡之暇則溫繹舊業以故所得益深所養益粹嘉靖乙酉試吏部第四人授今職丙戌涖任同鄉士夫官南京者相率往賀廷章冠帶出迎客觀其容退如也聽其言訥如也及即席坐徐與之論古今事成敗得失則秩如也乃知其抱蓄不凡咸加敬愛謂冢宰公賢子謂瑭宜有言以贈瑭竊惟行潦之水不生蛟龍蟻封之丘不産虎豹滄海泰山則固有之其理則然也冢宰公以大才直節為朝名臣吏夏莫不

聞則家庭之訓誨可知矣子之多賢無怪也弘治壬戌
瑭叨中科第時公以少司徒致仕家居次子廷綸官瑣
闥三子廷美官烏臺瑭始得納交焉正德初元公以廷
臣交薦徵拜大司馬尋轉大冢宰廷綸廷美俱以大臣
子不任言路改翰林予乃得朝夕見焉廷綸則聰敏洞
達如日月可仰廷美則端謹溫潤如圭璧可愛雖德器
不同其為天下之瑞一也聞其伯兄廷言中癸夘鄉舉
蚤卒季弟中丙戌進士五弟俱賢而未見也乃今識廷

章焉雖職位閑散無以自見而其才可知也周有八士漢有八龍許氏昆弟可匹休矣盛哉盛哉孟子有言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元愷在唐虞伊陟巫咸魯公丁公在三代卓卓不可尚矣予嘗謂三代以下鮮世臣非謂其爵位之相繼者無人也謂奕世載徳不忝前人者不多得耳今冢宰公振於前而廷章昆弟繼於後世臣其在是乎廷章念哉吾不復贅辭矣

贈分巡僉憲郗公擢陜西撫民叅議之任序

僉憲郗公分巡河北駐節懐慶葢二年於今矣以吏部薦擢陜西撫民叅議郡貳守張公雅蒙禮待迺來徵言贈别以為知己之報予竊惟古人贈言體各不同仲山甫奉命城齊詩人作烝民送之備舉其平日德業之盛美之其序城齊不過數言而止韓侯受命之國詩人作韓奕送之則畧不及其平日德業而夙夜匪懈榦不庭方與夫實墉實壑實畝實籍之類凡所以勉其修舉職

業者蓋亹亹不足若有遺論焉此其故何哉蓋城齊常事山甫以元老重望任之無足慮者故畧韓侯之國則有地方安危治亂之寄其職任甚重故勉之不得不詳其體則然也仰惟僉憲公分巡河北明察果斷威恵並行蓋有震動如雷霆涵濡如雨露者其德業之盛及履歷之詳赫然於人之耳目不可掩也臨别贈言縱不盡述人誰不知哉竊念公兹之任受天子之命有地方之責職任之重蓋有過于韓侯者則屬僚下吏受公之深

者為公深慮遠計情其可已哉或謂撫民之任三省相連流民雜處兇頑不逞之徒時出乎其中寬之則翫而不服嚴之則激而致變治之有甚不易者予竊以為不然民不患難治患治之未得其道耳龍尚可馴虎尚可擾而況人乎哉龍虎所以可馴擾者無他順其情而已矣撫民之任地方之險易遠近人民之强弱衆寡吾不能知至于民之情則未有不可知者也民情莫不欲生省吾刑罰則民可以生矣民情莫不欲富薄吾稅斂則

民可以富矣民情莫不欲安禁吾侵擾則民可以安矣民情莫不欲逸簡吾差徭則民可以逸矣非禮決不可缺而民所難能者勿强非法決不可為而民所易犯者勿禁非罪決不可赦而民有詿誤者勿誅明以告之信以守之公以行之持以無倦如此而民情不得者未之有也民情得矣縱有二三兇頑不逞之徒誰與為黨刑之則服勦之則滅矣是何難治之有哉邇悦遠來政成名立然後晉位廟廊大福海内何所不可此皆公所能

為亦屬僚下吏所望于公者也謹代言之以獻公諒不謂其策之平平而忽之也

贈僉憲郗公擢陝西撫民叅議序

分巡僉憲郗公駐節懷慶患本府人才委靡不振思有以興之擬創建書院選府縣諸生幼而穎敏者擇師儒別而教之庶幾有立會朝廷下新令興學育才亦如公擬公喜曰吾志得矣乃令府縣選諸生幼而穎敏者得二十六人乃取濟源學俟教諭温縣學張司訓專教之

公亦時加訓迪頻餽菜米薪炭油燭紙筆之費以作興之諸生咸感奮向學未幾公陞陝西撫民叅議師生不忍其去而不可留也乃俯來徵言頌德以為臨岐之獻予語之曰魯侯興學魯人頌之泮水之詩是也夫魯侯國君也興學國政之急者也魯侯行之不為異政魯人尚頌之我朝府州縣各有學專教則有師儒提調則有守令奉勅總督則有憲臣其餘上司雖亦有興學之責然非其職任所急也今公乃能留意如此賢於魯侯遠

矣師生頌德贈別蓋亦人情所不可已第不知師生欲何言幸明以告我我將採焉俟學諭曰吾聞銓曹陞官各有資次或有不當寧使公論稱屈勿使公論稱倖蓋稱屈者後人必補之稱倖者後人必抑之皆事理之自然也公往以御史言事外補而非其罪沉淪郡佐凡數年而始陞僉憲歷任僉憲將三年而始陞參議以僉憲而陞參議似無不可若通計其資則於公論為屈其銓曹一時未暇思乎屈於前必伸於後名位鼎來可立俟

也請以此頌以慰公心張司訓曰吾聞君子之在仕途非位不高禄不厚之患而職業不修令名不立乃為可患公此轉雖未愜公論然公明達果斷廊廟才也於職業少留意焉政成名立一范一韓一夔一契無所不可大位不公與將安歸哉請以此頌以貽公休諸生曰魯侯興學之時淮夷方為魯患故詩人作頌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始則欲獻馘獻囚以討之中則欲式固爾猷以獲之終則欲修明教化以覺悟之深謀遠慮蓋無所

不至也竊惟撫民之治駐節商州南控襄郢東連嵩鄧流民雜處凶狡時作其為地方之患雖未至淮吏之甚然亦有相類者公尚念哉修整武備以懾其心而使之畏焉寬簡條約以安其生而使之愛焉申明戒諭以開其愚而使之化焉而又待以不欺行以不倦將見民之於公固有尊之如神明而親之如父母者矣請以是頌以達公猷予曰感德而愛好德而頌人之情也愛不忘教頌不忘規君子之道也有味哉師生之言乎其為公

深謀遠慮備矣謹次第書之為臨岐獻

南京刑部郎中劉振道擢山東叅議序

南京刑部河南司郎中劉君擢山東布政司叅議同寅張君袁君來徵言以贈予雅聞劉君賢而未詳也因叩其家世履歷曰君字振道江西撫州府崇仁縣人尊翁素軒先生典學邵武諸處課子惟勤均克有就長振遷以丁丑進士任禮科給事中幼振文以癸未進士任兵部主事次乃振道以甲戌進士知祁門縣陞刑部主事

轉南京兵部員外旋轉今官頃得邸報陞山東布政司
叅議君歷官咸有聲績今之任有日願執事主張之也
予竊惟君家世詩禮父兄之所告詔者計無所不至今
雖有言將何以益之無已則書生之常談乎舜分天下
為十二州州設之牧其戒命之詞曰食哉惟時柔遠能
邇敦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民之所急者食而食
之所重者時遠者則寬而撫之近者則擾而習之牧民
之術亦畧備矣而復曰敦德允元而難任人何居殊不

知天子以天下之大兆民之重不能自治故立之牧以分治之然牧一人耳州境廣遠其民亦重矣牧雖戴星出入不憚勞苦亦安能使之一一得所哉故復有分任其責者焉在邦國則有侯伯子男在有司則有鄉遂州黨大夫士之屬皆分任牧民之責者也德者元者非盡心民事者乎吾敦之允之則孰有不勸任人也者非戕賊吾民者乎吾難之則孰敢不懲此蓋提綱挈領之道尤州牧之所當知也內治既修遠人自至蠻夷率服蓋

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今之布政司古州牧也嗚呼君尚
念哉山東之境東盡遼海西北西南則與兩畿相接地
廣物阜固嘗以富庶聞天下矣比年以來民頗彫獘匪
惟遠方不寧而大盜往往竊發於腹心之地是豈無其
故耶無乃賦税太重徭役太繁有以奪其食而妨其時
乎無乃法令不振姦宄肆行所以撫而擾之者未盡道
乎噫此固守令之責也提綱挈領使守令各勉其職又
誰之責邪嗚呼君尚念哉君以詩禮名家父兄朝夕之

間何所不講且前此歷官俱有聲績兹行也豈肯翫時愒日隨波逐流以碌碌自處乎抑網領守令布政官之任也使布政官得行其志則撫按之任也聞君當分守遼陽遼陽之巡按未知為誰其巡撫則吾申臺張先生也先生當今之賢者也吾見其志之相合而山東之民自此有瘳也

周侍御僉憲河南序

山東周先生以雲南道監察御史擢河南按察司僉事

整飭潁上兵備河南士夫在留都者相與議曰按察之職以明法禁姦警肅上下遠邇為任可謂難矣而兵備兼有地方安危之責蓋又難焉潁上之治北控河洛西接蘄雲南盡江淮之畔地廣人衆地廣則姦宄之察有所難周人衆則鬬辨紛爭雖勞心力以聽之而日不暇給況流移雜處風俗勁悍撫綏控御少失其機則禍或由是以作加以南畿河南各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而兵備政令皆與之相關此四人之性行未必皆同方

圓枘鑿一有齟齬非惟動相掣肘事不可行而謗議往往由之以起兵備之難如此不知先生何以處之吾黨有不為之慮者乎光祿張先生曰諸友謂兵備之任難稱信然予竊以為天下之事紛至遝來非明敏之才不濟有才矣而或至於敗無他傲與肆之故也葢古之有才者謂天下人皆莫己若故多自是自是則不期傲而自傲謂天下事皆不難為故多率易率易則不期肆而自肆傲則忤物故行多齟齬而謗議隨之矣肆則玩事

故人情政體慮之或有所未周處之或有所未善而釁隙隨之矣以是而往幸不敗者有矣欲政成令行遠近蒙福蓋未有也先生之任臺諫卓有才名吾未及久相親炙盡得其深然嘗有以占之矣兵備之命始下也吾與一二僚友往拜焉先生冠帶出迎客儀度甚肅稱賀禮畢各即席坐語及兵備前政得失歷歷如指諸掌旁及時事井井乎有條理而不可亂混混乎有源委而不可窮沉思審處未嘗輕發蓋有才而又善用之者也其

不傲而肆也較然矣以是而往何往不濟吾見政成令行而遠近之皆受其福也上副朝廷之託下慰吾黨之望於是乎可卜矣僉嘻然曰甚善先生戒行有期廼相與餞别於雞鳴寺之憑虚閣而瑭次第其語以贈於是乎書

贈陜西僉憲張履謙之任序

南京刑部尚書郎張君履謙擢陜西僉憲南户部舊僚林君游君徵予言以贈予惟人之贈言廣忠告也第言

有可盡有不可盡或交未深或其人未足與言輒盡言以相告非惟不見信且取怨者有矣是不可也交深矣而不盡言是謂隱情隱情不忠其人足與言矣而不盡言是謂失人失人不智正德辛未履謙以應進士舉留京師與予居相近也數相往來蓋十有五年于今矣交不可謂不深履謙歷官俱有聲績以户部改刑部而户部舊僚愛慕無已則其心事可想是不可謂不足與言然則予之言又安敢不盡哉予豈能知天下事然嘗聞

君子之論矣天下之治亂係民生之休戚民生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朝廷以天下之大不能自治而分其責任於監司則監司之責任顧不重且大哉天下之事自戶婚田土賦稅差役錢穀甲兵以至於姦盜詐偽之屬監司無一不當問然司之所統凡幾府府凡幾縣人民凡幾戶是已不可勝數而政事若前所云雜出乎其間者紛至遝來蓋又不可以數計也監司一人而聽斷之欲各得其理

以安吾民非惟精神不堪日月亦有所不足是知監司盡心於政事者賢則賢矣謂之得其要則未也府之政事統於守縣統於令得一賢守則一郡事無不理而民無不安矣得一賢令則一縣事無不理民無不安矣其不肖者反是則監司之要可知矣然非謂悉委政事於守令而無所問也率作興事屢省乃成此古法也吾分政事於守令而省其成如事無不理民無不安則守令之賢者也既禮貌之又從而薦舉之賢者有不勉乎事

不能理民不獲安則守令之不肖者也既誚讓之又從而黜罰之不肖者有不懲乎其或才有所不逮事有所未諳吾姑教戒之以待其後有不黽勉而改行者乎然守令之賢不肖如白黒者易知也其疑似者則難知也寛似姑息嚴似苛暴敬似諂諛正似傲倨若此類不可勝計已之好惡或因以生人之毁譽或因以起少有不察賢不肖易位矣是則尤不可不加意也外貎之敬忽傳聞之毁譽姑置勿論先詳察其政事之理否則賢不

肖可得矣守令之賢者進而不肖者退則事理民安而治無不成矣監司之責任有不盡乎朝廷之望我者有不副乎陝西之守令政事民情皆不可知所知者君子之論如此也敢盡以告於戲尚念哉履謙之賢自有公論朝廷所以待履謙者自有公道皆非贈言之所急也故畧

贈郝玉卿四川僉事序

郝玉卿先生由刑部正郎擢四川按察司僉事瑭往拜

賀賔客咸集瑭曰蜀逺朝廷萬里吏治汚隆民生休戚
土宇安危惟方面守臣憲臣是頼執事何以治蜀盍一
言之使吾黨知之乎玉卿笑不答客曰昔甲乙丙丁論
政吾嘗聞之矣甲之言曰太上能以德化民其次莫如
猛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弱民狎而翫之故多
死焉政亦猛而已矣乙曰政貴得中太剛則折太柔則
廢詩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遒中也
豈可一於猛哉丙曰政貴通變政寛則民慢慢則糺於

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傳曰大火中而寒暑退天道也丁曰賞善罰惡命德討罪施之有宜用之有時吾何容心於其間哉風霜雨露迭見錯出四凶之誅元愷之舉舜之事堯亦何嘗倚於一哉道並行而不相悖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竊評之甲之所言政之要也乙政之經也丙政之變也丁政之時也是各一道也然不無至否焉孰是孰非孰從孰違執事其擇一於此以示吾黨兆乎玉卿亦笑不答瑭乃為之歌曰山川兮悠悠蜀道

兮阻修豺豕縱横兮民何以休遼哉邈邈兮我心用憂容有和之者曰山川兮蒼蒼蜀道兮阻長君子之政兮孔良不茹其柔兮不吐其剛豺豕伏匿兮鸞鳳翺翔千秋萬歲兮民誰忍忘

葉正郎出守廣南序

掌科丘先生間枉顧曰屯部正郎葉君時舉吾鄉名士也中弘治乙丑進士初授福建浦城尹三載將考績天官卿以風憲缺員行取值太夫人喪不克赴服闋陞知

直隷六安州期年又遭先大夫喪起復改知山西蒲州正德辛巳陞南京繕部員外郎三載考績實授屯部郎中癸未七月陞雲南廣南府太守時舉天性平易率直與人推心相信不詭不隨其為政多從簡易在州縣上司累相旌異聞蒲民有繪像者蒲民有留靴者其惠愛在人至今見之猶父母然其在工部職務修舉大司空崔公甚益重之部院悉書上考今玆之擢公論咸以為屈時舉亦以遠方郡守例以待資望之下者不然則羸

老不任事者不然則有過而謫者今當道迺以吾往相待可知矣即欲謝病不之任同鄉以時舉年未艾後事未可知咸勸之行而時舉未果也願執事有言以速之幸甚予惟君之行止自有所據區區之言豈足以轉移其志然有愚見敬為誦之俟君擇焉可也士君子之在仕途履歷何常之有或在廟堂或在郡縣或在日月之側或在嶺海之外其始同其終未必同其始異其終或不異蓋未可以一律齊也君柰何輒以廣南為遠而欝

鬱自沮哉即如君意遠方郡守多以待資望之下及羸老有過者則遠方之民不獲瞻士君子之光儀蓋亦久矣君以甲科之英敭歷中外政聲赫然廟堂搢紳交口稱頌此固夫人之所知也今茲之往廣南之民蓋有如景星鳳凰爭先覩之為快者矣況遠方之民久困於貪殘罷委之政令君之往乃被之以仁風沃之以膏澤使之休養生息於聖明之世是無異出之陷阱之中而臥於衽席之上援之豺虎之窟而納之父母之懷矣其歡

呼鼓舞當何如哉歌謡興而德功成盍可以指日而待也士君子之在仕途雖有遠近之辨至於旬宣之使監臨之長蒐羅守令之賢能者以薦於上銓部簡其卓異者置諸大位則不以遠近異也語稱彭蠡之濵以魚飼犬荆山之巖以玉抵鵲豈以魚與玉為可賤哉多有之地人不見貴其勢則然也近地郡守賢能相望亦仕途之荆巖彭蠡也若遠郡則不可多得矣旬宣之使監臨之長欲蒐羅賢能以薦於上舍葉君將奚取哉髙爵重

任自可坐致由是而觀又安知遠之不為近而屈之不為伸耶昔文翁在西蜀興庠序之教衛颯在桂陽制婚嫁之禮皆流聲中朝馴至大任良史列之循吏至於今稱頌不衰夫庠序之教嫁娶之禮亦常政耳使在中國夫何足稱然則遠地邊方固士君子立功揚名之所也亦在乎為之而已矣君奈何返以遠自沮乎掌科迺作而謝曰得子之論遠方郡守之利害皎如指掌時舉可以歡然就道矣請書之為臨岐贈于是乎書

黄掌科出守嚴州序

聖天子起自外藩入繼大統備知民事艱苦即位之初勵精圖治廟堂大臣祗承德意謂宣布朝廷恵澤以安養元元職莫重於郡守近年郡守遷轉太速不暇行其政教故民鮮得安請久其任有功效者進其職銜仍理郡事功效大著則不次擢用制可天子復謂守貴得人狼貪虎噬及脂韋不職者豈可使之久在民上乃採廷臣之言令兩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堪任郡守者三人俱

以名聞即有不稱連坐羣臣奉命惟謹悉心蒐訪惟恐不副上意士民之望治者蓋欣欣焉維時浙嚴州府缺守吏部乃以南刑科北川黃先生薦命下縉紳士夫相與論曰北川在諫垣纔三四年指陳缺失别白賢否補益於朝廷甚多陟明遷喬以公以卿無所不可奈何復勞以有司之事即資序未深俾久在諫垣其所補益當不止此且出諫官以補郡守昔人謂憂其末而忘其本兹得無近似之乎或曰不然子之論所謂知其一而不

知其二者也天下之事耳聞不如目見之真思慮不如經歴之熟布衣之士一旦超處公卿之位於民情事體雖聰明博達者亦未必真知雖真知之其細微曲折之間亦未必能盡得其詳況艱難險阻未嘗則思慮多不深體悉多不至乃遽使之裁處天下之事進退百官之賢不肖欲一一中節而得宜是安可得哉以北川之聰明博達使之周旋於郡縣之間則於民之休戚事之利弊與其行止興革或勢有不能盡如吾意者自當無不

真知上下之交不諂不瀆毀譽是非不為流言所惑以至於賢否失真者亦自當真知其曲折增益於拂亂之餘而練達於操危慮深之后吾見政聲之赫然也事治民安既足副九重之意功效大著且將有不次之擢他日居公卿之位輔聖天子於廟堂宰制萬幾進退天下之賢不肖固將有異於他人者矣試之於外然後大用之於内雖屈於一時實伸於永久然則一出入内外之間又安足為輕重欣戚也哉論者乃服已而同寅多賦

詩為北川贈山東周先生等屬瑭有言為引瑭不工文謹述所聞縉紳之論以告蓋此其大者耳若嚴之民情事體北川蒞任之後自能知之兹不暇言也

王侍御出守汝寧序

汝寧河南大郡也統轄十五州縣政令既繁而路當南北要衝旬宣之使往來之賓客絡繹不絶應接蓋無少暇焉故凡守兹土者非有明達果斷之才者鮮克勝任嘉靖五年春吏部大計天下之治視其勝任不勝任者

而去留之汝寧之守以才力不及改任選能勝其任者代之迺薦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王君汝學以往君素有才望汝寧士夫官南京者聞命交賀既相率拜君于私第復相率徵予言以贈予惟人之贈言備採擇也王君自筮仕為縣以至徵拜為御史歷有聲績其練習久矣天下之事何所不知奚俟人言光禄申臺張先生曰不然近世士大夫居高位有大才者多不務諮訪王君獨不自滿某等之往拜也即詢民隱及吏治得失孜孜

不怠某等既以所聞見告之矣而未盡也故請益於子子何辭焉子迺仰而嘆曰甚矣君之好問而好察邇言也愧予無以告耳昔人有言知為子然後能為人父知為臣然後能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蓋自其所習行者推之無難也君嘗為縣矣所服事而聽令者不有守乎守之政令如何則縣得其安如何則縣被其擾亦既知之矣今兹之往行其所以安乎縣者而去其所以擾乎縣者則下無不獲矣君嘗為御史矣按察百僚揚

清激濁固其職也守不在激揚中乎守之治行如何則為賢如何則為否今茲之往行其所以賢者去其所以否者則上無不獲矣上下既獲則政無不成令無不行儼儼然風草之相偃而桴鼓之相應也汝寧之民有不蒙福乎申臺曰諾予曰我朝黜陟之法不同於古郡守治行超卓者不二三載輒遷吾恐汝寧之民不得久蒙君之福也衆曰柰何曰見賢思齊人有是心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今姑樂王君之能福吾民可矣將來之事

安得一一而為之慮哉申臺曰然迺次第其語為王君贈云

司馬公改守嘉興序

張凌漢吳時之范子仁偕來枉顧曰郡伯司馬公守吾郡三易歲矣士民蒙被恩德方以公為父母冀朝夕見乃以吏部薦改守嘉興行有日矣士民欲挽留之不可也盍有言以贈以彰公休以致吾士民之意乎予曰唯唯竊念幼讀前史見循良之吏有恩德於士民者或陞

遷或更調或以他故而去其士民往往挽留不置甚至卧轍攀轅使不得發其不然者反是因以謂衆心之好惡可以驗官政之得失及後見孔子為政於魯魯人乃謗之曰鞞而麛裘投之無郵子産為政於鄭鄭人謗之曰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夫孔子大聖也子産亦公卿之賢者也其政豈有不善哉衆乃欲投之殺之有不止於喜其速去者何也則又疑衆心之好惡有不足憑者後讀魯論見子貢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

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嘆曰一鄉之人皆比肩而立者耳所好所惡者尚各以其類况大人君子在上位者其存心也公其行政也平喜有賞怒有刑雖寛於勸善亦嚴於懲惡則於衆人之情固不能以盡合矣甲之所好乙或惡之此之所譽彼或毁之此豈可得而一哉此孔子子産之所以蒙謗也迨其久也德政既洽衆望咸歸則謗言自息矣此孔子子産所以終獲令名也然則觀君子之政

莅於政未久者衆好衆惡豈可不察其故哉公守懷慶雖三易歲然實未久也士民蒙被恩澤者固戴公如父母矣而觖望者則難保其無也瑭老且病不能遠餞公於郊外三君子其尚留意哉公之行也士民之在道傍者惜公之去而垂涕願留者有幾復察其人為何如人喜公之去而懽呼嘻笑者有幾亦察其人為何如人蓋一以驗公之政一以觀吾黨之善惡也歸幸相示瑭當筆之簡册以俟他日傳循吏者之採擇云

張推守陞汝寧貳守序

為政孰難得民心難得民心非難得民心而以其道難自豈弟之風既微而貪暴之政代作蒼鷹乳虎之儔比肩接踵而顯於世鞭撻肆行斬伐無忌凶威既立則剥取百姓之膏脂以充一已之筐篋轉相汲引馴致高位天下之民如墜塗炭其來也非一日矣故民亦疾視其上如寇如讐其在位也惟恐其不去其去也惟恐其不速無一毫愛敬眷戀之意此豈民之薄哉其應固然也

故曰得民心難其反此者則又務爲煦育姑息之政以取悅於下有罪不刑而悉從寬貸庶事不理而惟務因循曰吾將以恤民而省費其巧者則又爲朝四暮三之術以籠絡其民雖憂民之言不絶於口而實無愛利以及於下紀綱不立奸弊日滋雖驩虞於一時而不可行於永久雖愚民翕然以爲賢而君子不取也故曰得民心而以其道難吾郡節推張先生以慈祥豈弟爲心而以公平正大爲政聽民之訟必盡其情罪之輕重大小

則一斷於法而無所縱捨初不用姑息籠絡之術六縣之民皆愛敬先生如其父母豈非得民心而以其道者乎先生以當道薦擢汝寧貳守自懷慶之任汝寧道出孟縣官吏師生耆老感先生之德惜其去而不可留也迺繪像以獻而請予言以道意予有感於得民心以道之難而幸於先生見之也故書是以告於戲天下之民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先生懋哉吾見民心之愛敬將彼此無以異也

孟縣劉大尹奬勵序

天下之事行為難行之得失其難在已行之從違其難在人在已者可勉也在人者所值有幸不幸吾將柰之何哉夫士君子禀扶輿之清淑為人倫之冠冕孰不欲立功業於當時垂聲光於後世哉然天下事處之亦甚難矣紛紜轇轕欲其剖析震撼擊撞欲其鎮定少失其理則瓦裂莫救處之不失其理矣然或上無知已以為之援則跼蹐於俞咈之間顧望於進止之際亦安得從

容展布百姓見其體勢之不重也奸詐者巧於媒櫱强梁者敢於抗拒方支吾自救之不暇欲望功業立而名聲彰豈不難哉故嘗謂士之立功垂名者有其志矣或患於無才有其才矣或患於無位有其位矣或患於無援全者百一故功名之成立甚不易也孟縣大尹劉侯豪傑之士也志尚高遠而其才又足以副之剸繁治劇抑强扶弱皆不勞餘力當道以其能也以禮幣獎勞焉懷慶府儒學薛生堯佐孟人也鳩諸友徵言以賀予感

夫功名之難幸侯之有志有才而又見知於上將可以大有為也故書是以歸之以徵於他日云

修武冷大尹奬勵序

修武知縣冷侯述職京師課最還任廵按御史汪公分廵僉憲孫公各以禮幣奬勵懐慶府儒學生史學易等修人也來徵言以賀予惟冷侯君子也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上司一禮幣之旌奬於侯之賢未足為輕重似不必賀繼而思之則亦有可賀者君子立身行道固

無所待於外然修之於已亦恒驗之於人以考其至否夫子告顔淵克已復禮必及於天下歸仁告仲弓主敬行恕必及於家邦無怨葢謂是也况君子之在下位則所係又有重焉葢君子之得位任職固將以行其道也上有讒怒下不信服欲道之行得乎夫察在位之賢否得失於毁譽未萌之前惟大人君子及有識之士能之庶民固未必能也往往上之所賢則庶民從而賢之上之所否則庶民從而否之賢否之間政治廢興之所係

也夫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意盖如此侯之賢吾嘗聞之矣愛民深待士厚臨財廉處事愼如祠名賢以作士風纂修縣志以備邦典立繼往開來化民成俗坊於玄廟之前以詔髦俊及夫沿路植柳以蔭行旅之類皆出於簿書期會之外然此惟有識之士能察侯用意之所在而知其賢四境之民則未必知也今上司疊以禮幣奬勵其賢則四境之民忖於心而頌於口必曰我侯賢人也不然何上司禮待之如是也

民既知侯之賢矣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動無不化侯之道將大行而政將益光矣此所以亦可賀也且物莫不有始嚴霜肅物則墮指折膠之始也東風解凍則流金爍石之始也上司之所旌奬則亦高位大任之始也官怠於宦成侯之所知也尚念哉進爵位於嚴廊流勲名于竹帛固君子事也謹書此以為他日賀云

絳縣貳尹甯文威之任序

予幼讀昌黎丞廳壁記謂丞所以貳令於一邑之事無

不當問又謂丞例以嫌不可否事惟拱默自守竊意丞之與令雖名位不同至于受天子之命有牧民之責則無以異也一邑之事令主之于上丞賛之於下令倡之於前丞和之於後可否相濟如麯蘖鹽梅然則政善民安彼此俱美何嫌何疑而拱默自守乎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況僚友乎昌黎之言或有所激蓋未必盡然也及後備員仕途更歷中外見府同判之所以事其守縣丞簿之所以事其令大抵如昌黎之言怪問其故則曰將

順以成其美規諷以救其失佐貳事長官之道吾儕非不知也顧長官之用心不同或寬仁而明達或狹隘而固滯寬仁而明達者聞人之言不以為忤斟酌可否而從違之故政事益修僚友之情益厚狹隘而固滯者聞人之言則咈然怒不以為侵已之權則以為彰已之短僚友之情由是不和政事雖失甚至於敗彼亦不悔也世之賢者不可多得故吾儕寧為彼而不為此予聞其言深用太息竊意為長官者惡聞人言固失矣為佐貳

者未有一言為長官之助而輒避嫌自守則亦未為得也程子有言簿與令不和多由私意若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宜無不感動之理令之為佐貳者或者於斯道有未盡乎已未盡其道而輒謂令惡聞人言豈理也哉友人甯文威先生選授山西絳縣丞先生之子曰時中者學博而文為諸友所敬慕其同窗張時望王言道輩乃來徵言為先生贈先生和易忠信處僚友之間保其無忤吾恐其徇

世俗避嫌之見而拱默自守也故以是告之其令未知為誰其用心未可懸度吾將於文威之行卜之也于是乎言

朱二尹致仕序

南通州恥齋朱先生仕為武陟縣丞正德丙子四月同僚被論事連先生明年丁丑天下諸司例該入覲上司以先生事白無罪例該復職乃於八月内具先生職名申吏部及期猶以事未結不得入覲吏部以先生不至

疑中途有他故遂令致仕懷慶士夫與先生遊者聞命往唁之且惜先生無罪被黜或咎同僚之詿誤或咎吏部之不審先生獨慨然曰凡事有命奈何以咎他人哉昔忠宣為章惇所排得罪罷相家人皆以咎惇江行舟覆衣裝盡濕家人舉火燎衣忠宣顧謂曰此豈亦章惇害我哉蓋凡事有命先賢嘗蹈之矣豈獨僕哉且居官亦有何樂入則治簿書趍期會出則奔走於車塵馬足之間至謁上官則拜跪稱謂與僕隸等吾不屑於此久

矣獨念蒙朝廷作養之恩幸有民社之寄庶幾少竭涓埃以圖萬一之報耳義不當無故引去以自逸樂今既見黜去有辭矣薄田可以具饘粥子弟可以供使令林泉可以適性情雖無俸入之養亦無政事之勞雖無爵位之榮亦無事上之辱彼此得失蓋畧相當尚安能戀戀於已破之甑而怨天尤人哉聞者歎服乃以告瑭瑭原貫泰之如皋於先生為同鄉往嘗聞先生始涖政將以五月中日士夫謂正五九月火星用事不利居官故

多不以是月莅任或以告先生笑曰政之得失在我位之得失在命天時豈有不善哉以五月莅任流賊猖獗同僚或遣家入郡城避之復陰穿地窖擬縣城破將潛匿以免先生獨奮然曰朝廷設官凡以為民賊至縱衆寡不敵當倡民守城今先遣家避賊百姓何所恃乎且城破矣豈匿地窖所可免哉縱免何面目見天下士大夫乎乃不遣家於戲處疑似然後可以見人之識臨利害然後可以見人之守先生之識之守卓矣則於得喪

之際無戚戚之感蓋無怪也噫先生之歸樂矣顧念吾儕幸得數接詞色嗣是而后瞻拜無期不能無暌違之感耳別酒既斟行旌在道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請以是為先生祝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請以是為先生贈

栢齋集卷三

栢齋集卷四

明 何瑭 撰

序

贈王邦佐分教寧海序

同學王邦佐先生器宇端重學博而文累舉於鄉不第迺以貢入太學因親老謀為禄仕得分教山東寧海州親友許舜時輩來徵言以贈嗚呼予何以為邦佐告哉

為學為教之方修已治人之道聖經賢傳備矣因邦佐之熟知也將何以益之哉予獨念近世學者多從事於記誦詞章之習以取科第以致通顯意以為學問之道如是而已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在在皆然知有聖賢修已治人之學者蓋甚鮮矣或以聖賢之學為難殊不思聖賢亦人耳士希賢賢希聖分内事也在勉與不勉耳或以士必棄科舉之業始可從事聖賢之學今方謀進取疑有所礙故不敢噫此又不思之甚也聖賢之學

明德新民何嘗禁人之進取哉顧進取之志何如耳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者必欲治國而平天下使以隱為髙如沮溺丈人之儔則何以治國而平天下乎其不然也審矣邦佐念哉天下之治亂在人才人才之盛衰在學校師儒則學校之主也師儒得其人則學校興人才盛而天下治非其人則學校廢人才衰而天下亂其任葢亦重矣古之為禄仕者乘田委吏尚不敢曠其職而況師儒乎哉寧海去鄒魯為近孔孟之化猶必有傳者安

知其無豪傑之士出於其間乎吾言止於此矣邦佐暨寧海之士庶幾念哉

蔣教授改任序

鄭府貞丘王教授平涼蔣先生以王薨改周府封丘王教授某約縉紳士往餞之來徵言於予以道别意予惟士君子在仕途類以儒學官及王府官為落莫不偶予竊以為不然故嘗謂君子在仕途之可樂者大端有二大則坐廟堂之上與天子可否政事進退百官以綱紀

天下次則在藩臬郡縣之間為斯民興利除害使百姓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此固可樂也其或道與時相違才與命不偶則鳴鐸於庠序之間與英俊之士講道義辨古今事得失成敗或曳裾於宗藩之府為賢王講說經史以啓發其聰明無奔走叢脞之勞而有從容偃仰之適此亦可樂也至於上焉而不能行其道次焉而不能安其身勞神於窺伺承順之間毀形於車塵馬足之下則雖居高位食厚祿世俗固以為榮君子之心不

樂也先生始以國子生授四川石泉縣學司訓既而擢鄭府真丘王教授今改官仍在王府其亦有所樂於此否乎故因以質之先生諱傑字士英德性淳厚學問有源委故及門之士盍簪之朋於其別也戀戀不忍有如此云

致仕文安縣主簿孟公夫婦九十序

人生以百歲為期故古人以百年為上壽八十為中壽六十為下壽然古之聖人或年踰百歲後世則鮮或克

壽雖孔子大聖亦僅七十有三而已或謂氣有淳漓則數有短長太古渾沌始闢風氣方淳故人物之生其時者多壽後世太樸既散風氣日漓故人物之生其時者多夭宋儒蘇氏子瞻嘗言蜀有老人村居深山中與外境絶不通食粟飲水無鹽酪酒肉之養其人多壽至有見五世孫者豈非深山窮谷之中淳樸未散其風氣猶有太古之遺故耶近來風氣益漓壽者尤不易得以予耳目之所聞見壽登九十者止二三人壽登八十者不

過十餘人吾郡士民奚啻數百千萬而壽九十者僅二三人壽八十者僅十數人是不尤難得也耶武德鎮致仕文安縣簿孟公與其配張氏俱壽登九十子三人曰經未仕曰綸任驛丞曰紹任廵檢孫十一人曰禄配鄭府新樂郡主為宗人府儀賔曾孫男女五人皆侍膝下鄉黨宗族姻戚咸以為慶姻家張君英迺來徵言予雖未及親炙公之顔範然嘗聞公之氣質淳厚言動謹飭家饒於財而以禮自守未嘗驕人仕宦政成即引退優

游田里二十餘年於今矣葢得太古之氣於澆漓之世者也夫近世壽八十者尚不可多得而公乃至九十又夫婦偕壽不尤難耶東坡以人生得見五世孫者為難而公已見四世孫葢庶幾矣豈非公獨得風氣之淳故能然耶居今之世為古之人公真可敬也哉吾有感於世道之變故書是以為慶

張千戸襲職序

羣牧所千戸張侯受命襲職歸自京師姻親李拱之來

徽言以賀且曰侯之先順天府之大興人高祖始從戎以靖難功累陞至金吾左衛副千戶改鄭府羣牧所千戶傳曾祖祖父以及於侯其世遠矣侯今臨政伊始願執事之進之也於戲人亦有言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瑭以迂踈多病退伏閭巷乃嘵嘵然語人以居官臨政之方人誰聽之然嘗誦先正之論矣請述以告可乎人無于水鑒當于民鑒國朝之初功臣封侯者不下數十今存者無幾豈非位高祿厚子孫驕奢淫佚不自保守

故至是耶侯家得五世歷百餘年不替所守豈非累世忠孝勤謹不自放逸故致然耶噫侯可謂賢矣勿以位高而驕人勿以祿厚而縱欲事上以忠待士以禮接下以仁處事以法勿荒於酒勿迷於色勿疚於利夙夜永念不怠如此而家世不長名位不光無是理也然居官臨政之詳具載書史聞侯之祖手不釋卷侯嗣守庭訓且姻親交友皆彬彬然文學士也聽覽之暇留意書史考之於册咨之於友則聞見博而心志開為益多矣侯

尚念哉抑瑭又聞士欲立功名於世有其志無其才不可也有其才無其時不可也有其時無其幾不可也方今草竊蜂起天下多事士欲立功名以自見此其時也侯如有志則積學廣才以俟其幾其亦可也瑭已矣無能為矣

賀單戶侯軍政序

國朝政治之法文武並用文則取之科目武則取諸世冑取諸科目選擇甚精故得之甚難而其任職也自不

敢不慎取諸世胄則安坐承襲故得之甚易而其任職
也多不自愛惜朝廷患其無所懲勸也乃立為五年一
考選之例廉能公勤為軍士所服者則選任軍政令其
居職理事貪酷庸暗為軍士所惡者則退為剩員令其
帶俸雜差蓋亦鼓舞振作之良法也嘉靖丙申例該考
選衛所官自指揮以至戶侯各有進退而戶侯單大人
實與軍政之選母舅劉大等乃偕諸親往賀而徵言於
予予竊惟古昔聖王之法凡臣下有功於國者其子孫

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禄故仕者世禄而不世官我朝文職無世襲武職則自公侯以至千百戸皆世襲其待之厚於前代矣國初武職犯罪降革令此法雖廢然自有考選之例以來廉能公勤者始得軍政理事否則帶俸雜差而已蓋與古世禄而不世官之意實相暗合令單戸侯既以素為軍士所服選任軍政信可賀矣然可不知所慎哉凡事朝廷俱有法令合於法者則行之違乎法者則不為此蓋居

職理事之規矩也能慎乎此則軍政有光矣戶侯念哉是為賀

陳彥威生子序

予自遯居荒野百事俱廢自分與城市相忘久矣忽謝宗德同周彥實來訪荼罷作而請曰舍親陳先生去冬始生元子敢祈一言以賀予以荒廢再三辭不獲於戚予言何所發明乃煩人之勤懇如此哉夫生子之可喜與年長生子之尤可喜夫人知之夫人能言之予何以

為先生頌哉邇來習於稼穡之事請以稼喻可乎富人之稼也其田肥其糞多其耕勤其種時故其苗之生也碩大以蕃少粃而多實貧人之稼也則不然其田瘠其糞少貸牛以耕不免鹵莽貸穀而種不免晚暮故其苗之生也茸短萎黄多秕而少實是豈穀之性有殊哉其所養則然也積善之家其父祖仁恕忠厚既已見佑於天庭閫之間所以訓其子孫者又無非禮義遜讓之事故其子孫之生者多賢明而壽積惡之家其父祖之强

狠兗逆既以得罪於天而其子孫耳濡目染於朝夕之近者又無非不道不法之事故其子孫之生者多頑悖而天是豈人之性有殊哉亦由其所養而然也先生自上世以來累葉忠厚先生昆季五人皆光明俊偉卓然自立為遠近所宗天之所以佑陳氏者既已驗矣先生於昆弟為長尤讜厚不伐天之所以佑之者蓋方來而未已也斯子他日之聳壑昂霄蓋不卜可知矣予昔遊庠序視先生為先進先生之相接也不以後進忽之循

循煦煦愛禮兼至予心蓋銘刻焉先生生子之喜固予所樂道也况又有謝君之請乎惜荒廢之久不能發揚盛美之萬一耳姑以此賀

曹元善更名序

愚友曹元善先生本名仁以漢曹操之族人有名仁者惡其類也更名希仁請於提學憲副邊先生先生許之諸友欲并更其字來謀於瑭瑭竊惟天道莫大於元人道莫大於仁故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仁之字元善厥旨深哉然希仁之與仁一也且元善之稱於親友久矣不更可也無已則以可勸可戒者為元善告乎古之賢人君子非惟同宗榮之同鄉榮之天下亦莫不榮之孔顔之名萬世仰慕是豈有所阿私哉儉夫小人非惟天下恥之同鄉恥之雖其同宗亦恥之幽厲之名孝子慈孫有不能改噫其可畏哉夫人為萬善之長初無可惡而元善必欲更之者徒以操故耳曾子至孝不過勝母之門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古之人

有然者矣元善惡惡之心其嚴矣哉吾夫子有言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也夫操之所以可惡者豈非姦邪猜讒不忠於漢故耶夙夜以思凡事之類於操者悉去之斯可矣夫仁一發而親親再發而仁民而愛物極其效則至於天地變化草木蕃嗚呼大矣元善事親孝處兄弟義交友朋信臨財廉而處事公以直其所以行之於身者葢無不仁也他日有位則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亦分内耳元善念哉夫責善朋友

之道也故告之不敢不切以詳元善念哉

張生入學序

嘉靖元年二月欽差提學副使王先生試士懷慶選子弟之俊秀者補儒學弟子員張生繼光預焉處士熊世威其外父也來徵言以賀予惟我朝之法取士則以科目養士則以學校其取之也中鄉試者則謂之舉人中會試而賜第於廷對者則謂之進士公卿百司胥此焉出其取之也重矣其養之也始入學則謂之附學生少

進則謂之增廣生再進則謂之廪膳生教以義禮以養其德教以文詞以養其業德成業就然後以科目取之其養之也豫矣譬之木焉楩楠杞梓必豫養於山林場圃之中培壅澆灌積以歲月既成材矣然後匠石取之以為明堂棟梁之用固自然之序也張生今始入學為生員蓋楩楠杞梓初培養於山林場圃之中者也豈可不思所以自養哉齋莊中正以養其心學問思辨以養其知孝友忠信以養其行禮義廉恥以養其節使在學

校之中則為名士由科目而出則為名臣斯無負於朝廷養士之意而大慰乎親友相賀之心矣不然吾恐養小失大不免為士林之累也生嘗從予游予愛其典雅聰慧有可進者故以是告之生尚念哉學問精微之妙生當自求之言固不能盡也於戲生尚勉哉

賈生入學序

賈生應奎文洪先生之子也天性聰穎而文洪教之甚勤其纂言為文清麗可愛今年提學憲副王先生試士

懐慶選子弟之俊秀者補儒學弟子員府學凡補三十三人應奎寔為之首許舜民先生其外父也懼其驕而不進徵予言以贈之予惟文詞清麗在後進固為可愛然此特始學之事耳吾儒之所當務者蓋不止此也昔魯齋文正公幼時從鄉師讀書嘗問曰讀書何為曰科舉取第耳公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自顧章句儒非其師遂辭去公後卒以道德文章為世師表奎壻舜民之門拜文正公之祠遺訓風烈蓋聞之久矣其亦嘗思

之否乎文詞清麗充其極不過可以科舉取第耳然則所當務者固不止此也國家以學校養士有司以文詞取士意必有在生亦嘗思之否乎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所事各異今之府縣學古大學也生藏修游息於此豈可不思其所當務哉誠思而求之則自不敢不進將來事業必大過人決科取貴蓋在所不待言矣於戲生尚念哉生尚勉哉父師親友之所以望生者固當不外此

蒙宗孟西歸序

平涼蒙生從其父宦學於山東青州府益都縣歸而過懐慶真丘王教授將先生其外舅也因留講學於懐慶將歸𢙣友牛生來徵言以贈予惟責善朋友之道也臨别贈言責善之餘也吾何以為生告哉今世士君子之講學者大抵主於發策决科夫告人而不以其近且切者非迂則誣然止於其所習聞習見而無所進焉君子亦不為也昔子張學干禄夫子告之曰多聞闕疑慎言

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
悔祿在其中矣不斥其干祿之非亦不曰此干祿之術
也止曰祿在其中而已此固聖賢告人之法也夫學所
以謀道也五經四書載道之器也國朝養士於學校使
之講明乎五經四書之文然後取以科目布之庶位以
賛政治意固有在矣嗚呼生尚念哉本之四書以求其
端廣之五經以充其體參之史傳以通其變身如何修
家如何齊國與天下如何而治平時而玩焉務使得之

於心驗之於事則發而為英華行而為功業決科取士蓋將不待他求而自至矣於戲生尚念哉朋友贈言之意當不過是也

仇生北歸序

正德末年予致仕家居潞安仇生奉其尊甫玉松先生之命來從予遊既而別去嘉靖初年予蒙恩起廢從仕於外與生不相見者蓋十年於今矣嘉靖己丑予再致仕家居今年生復自潞來省時玉松先生捐館已六易

歳矣相見首弔之生悲泣不能已次問其諸父安否次問其學業所至則慨然曰生一病三年不能出門戸今病雖愈氣體尚虚不耐勞苦學業廢幾盡予以生年齒方壯體虚尚可復學業尚可勉進之生唯唯居數日將去予念平日無益於生而生乃惓惓相愛無已顧無以報之又念予老矣恐後不復相見乃以平生拙學告之蓋盡心之道也竊嘗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皆明德也齊家治

國平天下皆新民也學者於明德當無所不用其極新民之道則惟可行於家仕而得位然後可行於國與天下生居家有家範居鄉有鄉約修身齊家以化乎鄉人其道蓋已試而有驗矣念生方積學待用他日出仕則當有治平之責語雖稱居家理則治可移於官然國與天下地廣人衆政事益繁治平之道非講之素明臨時擬議推度而行恐無以合宜而中節然則生於今日豈可不加之意哉治平之道有所謂事君事長使衆焉有

所謂興仁興讓焉有所謂禁貪戾焉有所謂與民同好惡焉有所謂不專利焉其大綱雖明而條目曲折則有不可以一言盡者生尚念哉以大學之傳爲綱而博考於經書子史復叅以國家憲令以盡其條目之曲折務使其各有定見此則所謂物格而知至也至是則明德之體始全他日出仕則隨其位之所至而行所當行一出於誠則新民之用亦漸造其極矣功成名立可傳不朽與前日之行家範鄉約者蓋無以異也嗚呼此大學

之道也予平生之拙學在此生歸矣尚念茲哉尚念茲哉

仇文烈孝行序

潞州義門義官仇君文烈迺兵科給事中敏之六世孫而宿州吏目君時濟之子也天性篤孝六歲喪母知號慟見者酸愴既長習於家庭禮義之訓事父及繼母曲盡孝敬正德十二年父病癱患不能動履君侍養醫禱曲盡其誠歷三載如一日父卒不起君號慟幾絶既葬

寢苫枕塊不御酒肉悉如禮每奠哭哀慟如初喪至服闋不懈由是衆稱其孝嘉靖改元修先帝實録詔天下有司採求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類以備通纂潞學正王公首録君為孝子以應蒐擇里老𨚗經等亦應詔呈舉有司奏請旌異由是君之孝上下遠近無不聞懐慶之士與君弟庠生文光游者相率來徵言以贈予惟臣之於君子之於親忠孝之道咸其自盡焉爾已非有所待於外而後為之也仇君之孝其親其心亦若是已矣

夫豈以上之賞罰人之毀譽為作止哉然而有司薦之士友贈之是亦有說乎噫此蓋教化之端風俗之機衆人所忽而君子之所留意也夫不待賞而自為善不待罰而自不為惡上智也賞之而終不為善罰之而卒不免於惡下愚也至於可導而上下者中人也上智不易得下愚亦少中人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人有一善上皆賞之衆皆譽之其不相勸而趨於善者鮮矣人有一善上咸不加察焉衆咸不知敬焉其不怠沮而變於惡

者亦鮮矣古之聖賢能謹乎此故風俗淳美比屋可封後世忽之此風俗所以不如古也仇君之孝士友之所以汲汲稱揚若不容已者夫豈無謂也哉風俗之美吾於是有望矣

張世台侍親之封丘序

孟縣大尹張先生遣其子世台從學於予未幾當道以先生治迹彰著薦其才堪治繁調官封丘世台將侍行同遊之士繪圖賦詩以贈其別復請予言以叙其首予

竊惟指引者師之功也從容規戒者友之任也諸士以世台遠行不復得遂其羣居講習之樂故賦詩贈别以致繾綣之意友道也予淺陋不足以師世台然嘗尸其位矣每見世台有所質問不違不已竊喜其志篤意勤可以與進然未有以發也今其遠去固當有以告之而况其友為之請乎於戲夫子有言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是學貴於適道學焉而不知適道猶不學也今世之士非不誦習聖賢之書口講其所謂道也至於聞道學

之名則相顧而笑豈以是為不美哉其心必以為聖賢之道必先義後利必厚本抑末今方作為文詞以干祿仕而何聖賢之道之云噫是蓋未之思也聖賢之道明德新民夫豈以隱為髙如沮溺丈人之所為哉惟出處進退之間不為詭遇斯已矣文以載道聖賢亦未嘗不為也惟不徒飾其輪轅而無所載斯已矣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渴飲饑食聖賢不免與人同所異者知味之正耳若謂必絶文詞必棄祿仕然後可以語聖賢

之道是何異于閉口枵腹然後為得飲食之正哉是亦不思甚矣世台念哉從事乎博學審問之間反求於慎思明辨之際凡聖賢之所以修其身齊其家以及乎國與天下者必究其極勿鑿而深勿執而固要以大中既自得矣則發為文詞以應科目施於政事以為功業無所不可不幸齟齬則樂天知命而遯世無悶焉聖賢之道固即此而在矣豈索隱行怪為哉抑人有言雖雞不能伏鵠卵吾淺陋不足以化世台三原馬伯循高陵吕

仲才皆世台鄉先達也其學俱有源委世台入承庭訓出就二先生訪焉其可也諸友縺綣之意亦若此而已矣嗚呼念哉

贈石嵒處士仇時閒序

士君子所以取貴於世者以其見道明而將義篤也而隱顯不與焉古之隱君子如封人晨門諸賢皆垂名於魯論而王彥方管幼安黃叔度諸賢亦流光於史册至今餘千年矣而言論風旨猶使人景慕不已世降俗末

斯人蓋不可多得矣有與之彷彿者寧可不表章之使顯於世哉正德年間予廢處林下聞潞州仇氏家法之美而未詳也會其宗子濬潘儀賔時茂遣其子㷝從予游乃得見其所作家範及所舉行鄉約始知時茂及其從兄時濟弟時淳時表時閒皆以孝悌禮讓為鄉人所宗心竊慕焉然無由見也嘉靖壬午予丁先父憂時表奉其伯兄命不遠數百里來弔奠觀其禮度循如也聽其言論秩如也益信其昆仲之賢未幾别去嘗意他日

或至山西當造拜其室以盡觀其昆仲之儀刑值蒙恩起廢奔走仕途不相聞者久矣乃今嘉靖戊子春時閒復奉其仲兄時淳之命來訪其禮度言論猶時表也詢時茂起居則捐館踰小祥矣相與悲悼久之暇日延時閒小餐論及家範鄉約傍及古今人行事得失皆舉經史或儒先著述以對明白剴切不激不隨乃知其識見高明真有士君子之風又歎其昆仲皆賢又有古人之所難得者益加敬慕時閒嘗問予以學問之要予應之

以讀聖人之書當知其意行古人之道勿泥其迹時間以為然其虛心從善蓋方進而未已也其與古之隱君子並流芳聲可期也於其歸也姑以是贈之以徵其後云

贈婁生東歸序

聖賢之道未知以知為難既知則以行為難有志之士讀書窮理能知聖賢之道者時時有之至於知而能行者百無一二此無他世俗之説横於中而利害之勢迫

於外於是乎徇時之計生而行道之志變矣於戲此道所以不能行也世之人見小人得志君子困厄類皆曰順時者通忤時者窮是不可以不通其變也士之惑於其說者蓋十而八九矣抑不思窮通得失莫不有命自古及今小人得志者固多矣而敗者亦不為少君子之困厄者固多矣而顯者亦未嘗盡無是知窮通得失皆出於命非人力之所獨致也故君子恒行法以俟命不知命者則無以為君子聖賢垂訓之意遠矣或疑斯道

之大浩浩難窮欲盡知而全體之有未易者殊不知道有全體有先務智者無不知也而當務之為急修齊治平豈非當務之急者乎學問思辨以致其知既真知矣緼之於心則為德體之於身則為行發之言語則為文章措之天下則為事業大可聖次可賢下亦不忝為士君子矣或問推行之要曰本之以誠施之以恕律己以嚴責人以寛窮通得失則一聽乎命有所不得則反求諸己而不變不沮焉知此則道庶乎其可行矣要生東

歸乃來告别予念生有志於聖賢之道恐其或惕於世俗之説而不克終也故書是贈之於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生尚繹思而推廣之哉

賈賢權驛序

國朝統一四海政令之施或上遣使而布於下或下遣使而達於上皆給驛以行使者至驛則館人授室餐人致膳圉人具僕馬故使者至則如歸去則無留難之患政令之施捷於風雷之鼓動蓋有由然也遠近州縣莫

不有驛而河内萬善驛則在太行之麓路通山西使客往來者頗少驛官缺員府縣恒委他官署之事非其職故多至廢墜正德十五年義官賈賢寔承府縣檄往署驛事凡百盡心不以權署而怠故屋宇修潔飲食豐腆士飽而嬉馬騰於槽使客至者無缺供之咎上下咸愛敬馬姻親張某等乃來徵言以賀或謂驛傳之政非大也驛官之秩非崇也至於他官暫時權署則又可知矣是何足賀噫不然政不在大小秩不在崇卑惟盡心於

其職者斯可賢矣孔子為委吏而會計當為乘田而牛
羊茁壯夫孔子大聖人也會計當牛羊茁壯此瑣瑣者
何足稱數而史氏必備錄之者以見大聖大賢克勤小
物無所往而不用其心也賈賢權署驛事能舉其職孰
謂其不可賀乎衆僉曰諾於是乎書

周總旗應役序

儀衛司總旗周君大淵去歳冬始膺役旗手千戶張侯
命分任司事君以衰老辭侯曰任事之勞非衰老所堪

固然但事務煩冗非老成練達者不能況衆人疲敝久矣他任事者不免有所漁獵衆益以困汝既老成習事又家道殷實無取於人分任司事非汝莫可其勿辭君不得已受命既而委以鉅細之事悉皆允愜上無怒容下無謗語衆咸頌俟為知人又喜君之能任事也姻家孟氣之迺來徵言以賀予於周君為妹婿故不得辭竊惟事無大小能任者賢事苟勝任則雖閭里之役亦足以流芳於當時仇覽諸人是矣事不勝任則雖公卿之

尊不免遺譏於後世孔光諸人是矣然求所以勝其任者豈有他哉本之以誠行之以勤處之以公如是而已誠則人不疑勤則事不敗公則衆咸服充是道也雖公卿之任無不勝者况其小小者乎君念哉言行相顧以致其誠夙夜匪懈以致其勤差科必均以致其公則上悦下服將始終如一日矣昔于公為獄吏凡事不苟嘗令高大其門曰吾治獄無冤後世子孫必有興者至其後定國果為卿相君勉哉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安知君

之子孫無興者乎謹書之以徵于後

贈民安驛驛丞牛本誠之任序

友人牛宗器之子本誠由承差授湖廣公安縣民安驛驛丞將之任庠友王子正伊親也乃來徵言以贈嗚呼予何言哉欲告之以古人居官之道則迂遠而不切於事欲告之以今人居官之道則予有所不知雖知之亦未能得其肯綮然子正之請不可虛而宗器之厚又有不可默者姑述所聞以告而本誠擇焉其可也驛遞之

官大要以奔走承順為職凡朝貴之經過上司之巡歷公使之往來驛官咸有事焉其進退欲恭其應對欲敏其館舍欲潔其飲食欲豐其車馬欲備以整欲一一各得其宜固已難矣況夫館舍之授主之者館人也飲食之供主之者饔人也車馬之戒主之者圉人也而驛官實總理焉治之太寬則下不用命而悞事治之太嚴則下或不堪而生怨或寬或嚴各中其節非洞曉物情深知事體者不能也茲不亦尤難也哉語云不習居官視

傍州例本誠之鄉鄰豈無服役於驛遞者乎驛官之行事如何則上官喜如何則上官怒如何則下人悅如何則下人怨本誠計亦知之矣今茲之任凡事視以為法戒焉則上無不喜下無不悅驛官之職不難稱矣本誠家饒於財俯仰之資不賴於官而本誠之來見我也進退言語淳朴無偽蓋忠信人也忠信誠也本之以誠而加以通敏驛官之職綽綽有餘矣然予不真知今人居官之道所言不知可用與否本誠就習於世事之君子

而再訪焉其可也是為贈

賀薛生入學序

嘉靖壬辰提學副使敖公按臨懷慶選子弟之聰俊穎異者補儒學生薛先生之子堯民與焉曹四先生生之外舅也乃來徵予言以賀予惟生以童稚之年登庠序之門德業未成名譽未著將何以賀既而思之則亦有可賀者焉梗楠杞梓之木必預養于山林然後匠石取之以為棟為梁聰明俊傑之士必預養于學校然後朝

廷取之以為公為卿取之雖在後養之則在先不有以養之孰從而取之是則養之之始亦可賀也然材之成也難矣善養木者其根欲深其培欲平其灌欲時而又剪其繁冗去其荆棘使土力不分復遲之以歲月然後棟梁之材可成善養士者必根之以虚明敬一之心培之以聖經賢傳之旨灌之以明師良友之澤而又戒其雜習除其獄行使用志不分復遲之以歲月然後公卿之材可成其事之相類有如此者嗚呼生尚念哉作養

者朝廷之意也期望勸戒以相養者父兄師友之任也崇德廣業決意而往以自養者則生之責也夫子有言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士始入學亦一簣之覆者也生尚念哉吾言止于此矣

栢齋集卷四